



星座传记丛书

JOHANN BACH



巴赫传

【俄】莫洛佐夫 著
汪逢熙 译
张璐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JOHANN BACH

(1685-1750)

ISBN 7-5350-2525-0



9 787535 025258 >

ISBN 7-5350-2525-0/K ·

定价：20.00 元



JOHANN BACH

巴 赫 传

【俄】莫洛佐夫 著

汪 逢 熙

张 璐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98-00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赫传/(俄)莫洛佐夫 著;汪逢熙, 张璐 译.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04. 5
(星座传记丛书/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525-0

I. 巴… II. ①莫… ②汪… ③张… III. 巴赫, J. S. (1685 ~ 1750)—传记 IV. 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102567 号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4

本书根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4 年俄文版译出

版权所有:谢·亚·莫洛佐夫

本书中文版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取得授权,由海燕出版社独家出版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4903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13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20.00 元

▶ 目录

第一章 音乐世家的继承人/1

童年 学校岁月/1

阿恩施塔德的管风琴手/13

与布克斯台胡德的意义重大的会面/22

“我们”和“他”/27

向往自由城市米尔豪森/33

神学者们的禁令/38

第二章 展现复调音乐家的才能/43

在魏玛/43

高超艺人的荣耀/48

新风格的清唱剧/55

艺术家的辉煌成就与禁闭室的铁窗/60

通向巴赫的曲折道路(作者插语)/68

管风琴在轰响/75

第三章 室内乐乐长/82

寇顿 幸福的日子 命运的打击/82

汉堡之行/88

痛苦与清醒/92

“不是小溪,而是大海”/97

艺术教育家的杰作(本书作者的第二篇插语)/104

第四章 托马斯教会学校合唱队指挥的生活与创作/110

莱比锡的最初演出/110

不得安宁的日常生活/117

约翰·塞巴斯蒂安的两封信/124

宗教康塔塔与《受难曲》/129

安娜·玛格达列娜 德累斯顿的朋友们/138

世俗音乐乐长/149

寻求国王的庇护/157

《崇高弥撒曲》/165

名誉受损与新的不幸/169

论战/175

家中充满音乐声/179

第五章 生命的鼎盛期已过/183

严整的个性(作者的第三篇插语)/183

在两处首都的儿子们那里 《戈得堡变奏曲》/190

疆界/195

最后的巡回演出/199

第六章 日出前的日落/209

后记/223

约·塞·巴赫作品目录简表/226

生平大事记/228

第一章 音乐世家的继承人

童年 学校岁月

家中即将有婴儿出生。穿着浆洗过的围裙,戴着包发帽的女眷们忙碌着。炉子上烧着热水,备好了水盆和水罐。两个较年幼的孩子,7岁的女儿萨洛梅娅和3岁的儿子雅各布被暂时送到了亲戚家。

如果出生的是男孩,世上将会多一位乐师:家族中的男孩必定加入这一行业。不过,生男抑或生女,这是上天的旨意。安布罗西·巴赫家已有四个幼小的孩子夭折了。他妻子伊丽莎白这次已是第8次生育。安布罗西不安地抚弄着胡子,套上绵羊皮的背心,叫上大儿子克利斯朵夫,小心翼翼地关门关上,和儿子一起走到院子里。

已是3月底了。院子里房子周围的树开始发芽。安布罗西走到亭子中刨起木板来:好几天来他一直在为大儿子制作一个提琴盒。

爱森纳赫市的乐师约翰·安布罗西·巴赫40岁了。他身材矮壮,长着一副农民的面孔,动作稳健,甚至有些老成持重。他从艾尔福特搬到爱

森纳赫市还只有三四年光景。按照巴赫家族的传统,他的一位当乐师的亲戚接替了他在艾尔福特的职位。约翰·安布罗西自尊地从事着他的职业,表现得富于独立性,毫无对权势者的奴颜婢膝。人们甚至常把这位市镇乐师称作独奏乐师。

刨刀今天走得不匀,安布罗西放下刨子,再次,又再一次抚摩胡子。他的胡子在嘴角两旁长得很旺,鼻子的正下方却十分稀疏。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房门终于打开了。一个戴着白色包发帽的头伸出门廊。

安布罗西听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词:“儿子!”他拍了一下长子的肩膀,与他同享快乐,然后迈着信心十足、略显笨重的步子走进屋里。跨过门槛时他听到了新生儿的哭声。

安布罗西·巴赫家的这一天大概就是这样度过的。没有任何有关这位未来的伟大音乐家诞生情况的材料留存下来。仅在市政——教会记事簿上记有1685年旧历3月21日(按数年后德国采用的格里高里新历则为3月31日)市镇乐师安布罗西·巴赫与他娘家姓莱姆赫特的妻子伊丽莎白生出了起名为约翰·塞巴斯蒂安的儿子。

巴赫在爱森纳赫市出生的房子一直保存至今。20世纪初这座房子被辟为约·塞·巴赫纪念馆。成千上万的朝拜者与旅游者从德国及世界各地来到图林根参观这座保存了那个年代魅力的二层楼房。在打开入口处的门时,触碰到的铜铃会响起示警的铃声,提醒人们保持安静,集中注意力。房间里陈放着稀有的、巴赫时代的乐器收藏品。

市镇乐师安布罗西收入菲薄。因家庭开支入不敷出,在家庭成员又将增加之时,他不得不于1684年向爱森纳赫市政当局申请救济,又由于当时适逢君主去世,贵族与市民们都暂时推迟了预定的婚期,中止了娱乐活动,因而整个市镇鼓乐手的收入都减少了。安布罗西甚至考虑迁回艾尔福特市。但爱森纳赫市政局不放这位时间不长就已在该市获得了良好声誉的乐师走。约翰·安布罗西多才多艺。他是教会小提琴手和羽管键琴手,以其精湛的技艺既服务于该市的隆重庆典活动,又效力于市民们的婚礼及其他家庭喜庆活动。到塞巴斯蒂安即将出生时,安布罗西得到了

市议会的赞助,已决定不离开爱森纳赫市。

婴儿出生两天后在位于集市广场附近的圣乔治教堂受洗。记录在案的教父是约翰·乔治·科赫和安布罗西的老朋友、哥达市的乐师塞巴斯蒂安·纳格尔,巴赫家新出生的继承人即以其教父的名字命名。

关于塞巴斯蒂安的幼年时代我们所知甚少。按照早期一些巴赫传记作者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一位“精神独立性很强”的人,家中保持着路德派家庭的良好习惯。安布罗西“很早就发现了儿子身上的音乐天赋并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以发展儿子的才能”。从儿子们幼年时代起就让他们接受音乐教育已成为乐师家庭的习惯。令人尊敬的约翰·安布罗西对塞巴斯蒂安的几位哥哥也十分关注。他先是自己教他们拉小提琴并尽自己所能教他们弹奏拨弦古钢琴。那时在手艺人的家庭里对长子特别看重。在塞巴斯蒂安尚未满周岁时,他的经过父亲严格训练的大哥约翰·克利斯朵夫就前往艾尔福特市向全德意志著名的管风琴师兼音乐家约翰·帕赫尔贝尔学习。1690年19岁的克利斯朵夫即已在另一座当时相当大的城市奥尔德鲁夫独立担当教堂管风琴师的职责了。

1693年,7岁的塞巴斯蒂安进入爱森纳赫市立小学。趁他从一个年级升入另一个年级——从六度音到五度音,从五度音到四度音的时候,我们来介绍一下音乐世家巴赫家族。这个家族十分独特、有趣,在德意志音乐史中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家族。关于巴赫家族中世代代的音乐家们,人们写过许多书,并以约翰·塞巴斯蒂安及他的儿子们的传记集其大成。

巴赫家族是所谓的平民家族。但在贵族姓氏的家族中能像深深扎根于图林根民间土壤的巴赫家族那样举出那么多的音乐天才吗?约翰·塞巴斯蒂安本人在成年后,就曾怀着对自己姓氏的尊敬,庄重地亲手在一本名为《巴赫音乐世家溯源》的记事簿上,写下了他所知晓的50位以上与音乐行业有关的祖先及同代人的名字。在这个家族最初安家之地的图林根省各城市中整整一个世纪,巴赫这一姓氏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巴赫——那就一定意味着是音乐家。

家族中有在民间漫游的音乐艺人。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从一个城市

游荡到另一个城市,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家族中也有音乐爱好者——三弦琴手和定居的熟练音乐能手。那是些教堂管风琴手及像塞巴斯蒂安的父亲一样的市镇乐手。家族中还有作曲家和演奏高手。若不是塞巴斯蒂安的天才遮住了家族的辉煌,在德国音乐史上还会出现几位值得称道的巴赫。

始祖姓维杜斯,或费伊特·巴赫,是出生在图林根的德国人,曾搬迁到匈牙利。但由于始于16世纪的对新教徒的驱赶,以面包师为职业的忠实的路德教徒费伊特在匈牙利住不惯,就又返回自己的故土了。据传,家族的始祖终日不离一种三角琴似的吉他类乐器。就连在磨面粉时这位面包师音乐家也弹奏着民歌或舞曲。

费伊特卒于1619年,身后留下两个成年儿子。据说次子汉斯·巴赫生性快活,善拉小提琴。他是约翰·塞巴斯蒂安的曾祖父。他的父亲曾把他送到一位乐师亲戚处学艺。但这门靠不住的手艺不足以养家糊口,因而在娶妻成家后汉斯进织布作坊当了一名织工。但他并没有扔下音乐,这位小提琴手经常被亲戚或朋友们邀请到图林根省的各个市镇,他会逗乐,能使人开心,能熟练地演奏民歌和民间舞曲。

费伊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活多长时间。残酷的、导致家破人亡和财产巨大损失的战争席卷了图林根大地,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三十年战争。费伊特去世后4年,图林根省各地已驻满军队。到处是抢劫与强暴,整片整片的村庄被大火焚烧。男人被抓去当兵,穷困潦倒的人们躲进森林或逃往大城市以避战乱。战争灾祸过去还不到3年,国家又鼠疫横行。费伊特的两个儿子都染病身亡。此后还有不少巴赫族人死去。第一次瘟疫流行后9年,大地上再次鼠疫猖獗。在这段艰难的时日里,汉斯的9个儿子中活下来的只有3个。生就的音乐艺人,他们用自己的艺术知识喂养并传授给他们的7个儿子。

经受了战争烈火炙烤的巴赫家族之树变得坚不可摧了。它的树冠枝叶繁茂,费伊特·巴赫的几位有才能的后代——孙子和孙女、重孙和重孙女们——延续着这个家族。族中大部分人留在图林根,另一些人则把家族之根移植到了德国的其他地方上。但没有一个巴赫族的音乐家离开德

意志的国土。

汉斯第五个孩子克利斯朵夫的两个最小的儿子生于三十年战争结束前三年,即1645年。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约翰·安布罗西。

克利斯朵夫和安布罗西是孪生兄弟。成年后他们依然惊人地相像。这种一模一样的长相使人们感到奇怪,以致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约翰·尼古拉·福克尔在1802年出版于莱比锡的著作中干脆就从他父亲与伯父面貌相像的话题开始叙述这位伟大音乐家的生平。在巴赫家族的家庭聚会上,那些特别爱开玩笑的家族成员说,连孪生兄弟的妻子们也要凭衣着才能分辨出他们中哪个是自己的丈夫,真是可笑至极。可能安布罗西正是为了有别于也住在爱森纳赫市的哥哥克利斯朵夫,才蓄起他那并不漂亮的胡子的!弟兄俩的嗓音、癖性、爱好、口味、音乐才能,演奏小提琴和古钢琴的风格都极为相似。

巴赫家族这一代最具音乐天赋的是安布罗西与克利斯朵夫的堂兄弟亨利的儿子们。

小提琴手亨利是17世纪著名的作曲家。他是一位很有理论修养的音乐家和禀赋卓越不凡的艺术家。他的儿子们则是三十年战争后家族中杰出的作曲家。他们是约翰·米哈埃尔(1648—1694)和约翰·克利斯朵夫(1642—1703)。

要是没有约翰·塞巴斯蒂安,他的堂伯约翰·克利斯朵夫将成为巴赫家族的最高代表人物。这位巴赫留传下来的作品勇敢大胆,超越时代。约翰·米哈埃尔同样是一位有才能的乐师和作曲家。塞巴斯蒂安在童年时期就已知道伯伯、叔叔们的曲子了。而约翰·米哈埃尔这一名字不仅作为叔叔的名字进入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而且他的女儿后来成了伟大的巴赫的妻子。巴赫家族的枝叶就是如此这般在塞巴斯蒂安的创作与生活中交织在一起的。

巴赫家族的故乡图林根是德意志的中心。正是这块德国土地奉献给了国家一位神学家和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马丁·路德。反对封建主的农民战争之后,路德作为这场人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同代

人及同龄人,反映着时代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人民运动的思想,与其信徒一起站出来,反对僵化了的拉丁天主教教条与宗教仪式。对那个时代而言,马丁·路德把主要以新约布道为基础的宗教礼拜仪式革命性地引进了教堂。

路德还是位工匠歌手。他把世俗民歌中自古以来就蕴含在生活里的曲调和旋律引到了教堂的赞美歌中来。作为《圣经》的德文译者,路德又是新教众赞歌的创作者之一。他采用有节奏的散文语体,分成段落,与宗教改革的战友们共同创建了百姓大众能接受的赞美歌形式。

路德本人似乎只写了一首赞美歌《上帝乃吾辈之砥柱》。恩格斯在分析宗教改革引起的人民创作时说,路德的赞美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是16世纪的《马赛曲》”。马丁·路德的这部标题作品和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其他赞美歌一样,充满了英勇坚定的精神。

封建主捍卫天主教,其官员及派生的部分市民阶层服务于封建阶级,镇压席卷人民群众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样的时刻,把德语和新形式的宗教音乐引进教堂的宗教歌集,对于封建德国的统治阶级而言是十分危险的。其实质为阶级斗争的宗教迫害导致了毁灭性的战争。路德的家乡图林根受害最大,因为在这里宗教改革与农民、手艺人阶层及不富裕的市民阶层联系更为密切。

由于反改革的强制行为而离开匈牙利的费伊特·巴赫才离虎穴,又进狼窝。风气虽然普遍变得粗鲁甚至野蛮,但似乎没有触及到巴赫家族。作为新教的支持者,巴赫家的人,他们的住房、财产及他们本人的生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安布罗西、他的兄弟及堂兄弟这一代人尝到了三十年战争的苦头。贫困化了的被洗劫一空的德意志当时呈现出一片凄惨的景象。小领主及宫廷奴仆们独断专行。直到18世纪上半叶,人民还感受到三十年战争的极为有害的后果。

如果说,被贫困拉向后退,且在其发达程度上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德国,用罗曼·罗兰在其著作《往昔的音乐家们》一书中的话说,还“保存了信仰和力量”的话,则这些财富首先是保存在像巴赫家族这样的普通百姓和氏族群众中的。在这些家庭中表现出自己“质朴与英勇的性格”。

人民的思想和智慧在产生于宗教改革的音乐这种贴近人民的艺术形式中得以躲开扼杀而保存了下来。

这个时期的德国音乐中有几位极富才华的音乐家。他们中有亨利·许茨,他于可怕的战争灾难岁月里在宗教音乐中保存了民间本源;在艰苦时期他既谛视意大利音乐宝库,从中吸取公开演奏风格的经验,又细察传统德国音乐,视其高于一切。首部德国歌剧和首部德国芭蕾舞剧就是许茨写的。后来,帕赫尔贝尔、莱因坎、布克斯台胡德、查豪、库瑙等人的音乐才能也显现了出来。在叙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生平时,读者还会再遇到他们的名字。

在四分五裂的封建德国,本国音乐家的名声很难越过侯爵国的领地。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其时小塞巴斯蒂安正在图林根腹地逐渐长大,从他父亲那里接受小提琴和古钢琴的启蒙教育。

1694年春,5月里,安布罗西家遭遇了不幸,作为妻子、母亲和对孩子们关怀备至的家庭主妇的伊丽莎白死了,留下4个孩子,其中只有长子长大成人,能挣钱糊口了,他是奥尔德鲁夫市的管风琴手。

安布罗西急于再结婚。然而祸不单行。第二年,1695年2月,命运又给他的家庭带来新的打击,安布罗西本人去世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留在了尚未来得及代替他们母亲的继母手里。她求助于市政当局的救济,但一位寡妇和非己所生的孩子们的生活能安排得妥帖吗?

依照家族的习俗,24岁(仅只!)的长兄、才结婚不久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应担负起养育和教导弟弟们的责任。这是巴赫家族值得称道的行为!约翰·雅各布和约翰·塞巴斯蒂安于1696年夏季到来之前就去了奥尔德鲁夫市。7月,他们的名字就已在当地学校的学生名单中登记在册了。

我们有关塞巴斯蒂安在奥尔德鲁夫市的岁月所知不多。他和哥哥雅各布进了一所在图林根算是相当好的文法学校。学校中的学习和教育是根据伟大的捷克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和教育家杨·阿莫斯·科缅斯基的学说和经验开展的。他在他的想法得以实现前的四分之一世纪就已辞世了。教学论的创始人科缅斯基告诫教师和教养人员:在课堂上传授知识

时不仅一开始就应涉及感觉(当然感觉也能丰富学生),而且应关注思考、关注认知的根本、滋养认知、激发感觉,使感觉和思考一起在记忆中增强知识。是不是就是在这儿,在奥尔德鲁夫市的学校里,小音乐家的理智和感觉开始同时萌芽并随后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呢?当时的人们对巴赫创作中理智与感情的和谐融洽很少称道,但在 20 世纪,这点却得到了惊人的充分肯定。

在文法学校中主要学习拉丁文,阅读罗马演说家和作家的原著在高年级还要举行小型辩论会;严格教习书法。塞巴斯蒂安偏好久坐不动地执著地工作。他已是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音乐家了,担任起教育责任的长兄是弟弟们严格的老师,再加上学校里每周 5 个小时的音乐课,我们看到,塞巴斯蒂安在他的家族传统技艺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我们提请读者注意,尚在爱森纳赫市时,他已参加过进行“譬喻歌唱”的游行卖艺合唱队(节假日里小学生合唱队队员们到市民家中或去郊区演唱经文歌,即不太复杂的清唱剧^①)。这个合唱队好像是由于 1600 年在爱森纳赫小学里出现的,小学生合唱队员按路德年轻时行走的路线进行游行唱歌。

在巴赫的甚至十分简略的传记中,差不多已习惯于用不友善的言词提到兄弟俩的长兄、监护人约翰·克利斯朵夫,说他是学究式的教师。人们视他作为一名智商不高的教堂管风琴手,成年累月地在奥尔德鲁夫市的新教教堂里弹奏着那几首固定不变的前奏曲和众赞曲。即使坐在那里弹奏管风琴,他也十分拘谨,生怕给音乐增添多余的倚声或旋律装饰句。是的,克利斯朵夫不是音乐创造者,也不是演奏大师。但他曾向著名的帕赫尔贝尔学习过三年,他对自己的职业当然很在行,而且也熟悉音乐书籍。约翰·塞巴斯蒂安的传记作者福克尔根据那时人们的议论写道,克利斯朵夫有一册当时的著名音乐家作品集,塞巴斯蒂安“在哥哥的指导下掌握了弹奏键盘乐器的基本技巧(请注意:父亲只教了他提琴演奏)。尚在幼儿时期,小塞巴斯蒂安身上就表现出鲜明的对音乐的热爱与喜好。

① 清唱剧,即康塔塔,是由独唱者或歌咏队所唱但无表演的乐曲,通常取自圣经故事或剧诗,配以音乐,仅唱不演。

他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哥哥提供给他用于练习的音乐短曲研究得十分透彻”。可能,弟弟旺盛的求知欲吓住了克利斯朵夫。他从自己25年的生活及从巴赫家的经验中得知,用音乐中的创新去诱惑教堂的长老们是多么危险。吸引塞巴斯蒂安的是伟大的音乐,而教堂的日常礼拜仪式只不过是市政当局和宗教事务所所需要的一种行当。

在塞巴斯蒂安的所有传记中都讲述了这样一桩往长兄身上泼污水的事件。福克尔在书中写道,似乎是由于对音乐知识的渴求,导致塞巴斯蒂安无意中撒过一次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有护栏的上了锁的柜子里收藏着一本当时十分罕有的帕赫尔贝尔作品曲谱。他严厉禁止小弟弟弹奏这些乐曲——谁知道,这种迷恋会导致什么结局呢?

小巴赫很固执。他试过,如果把手伸进护栏,并把乐谱本卷成卷,就可以把它从柜中取出来。守候到了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根本不必妄想能点蜡烛),他取出了乐谱本。传说他一页页地抄写了这些以其神秘而吸引他的乐曲。小音乐家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把好不容易搞到手的宝贝乐谱抄完。克利斯朵夫发现了不听话的塞巴斯蒂安的小花招儿,无情地没收了手抄本……

这段家庭经历是否真实,很值得考虑。月亮需对塞巴斯蒂安特别照顾,在整整半年时间里在每个月圆的日子里赶走云彩并好几个小时勤勉地照着小小音乐家住的那间屋子,甚至可能要为此停止它在天穹上的运行!传说不可靠,但在有关巴赫的书中我们也不应规避它:这只不过是众多传闻中的一个,这些传闻长期以来替代了由文献和当时人们的证明所证实的作曲家生平的真实事件。

约翰·克利斯朵夫从公务和家务劳作中挤出时间,尽心尽力地教授小弟弟拨弦古钢琴的弹奏技巧。

奥尔德鲁夫市学校的老师们为塞巴斯蒂安的勤勉好学而奖励他。谢天谢地,他已升入毕业班——一度音了。克利斯朵夫认识的一位教堂合唱班指挥埃利亚斯·盖尔达十分赞赏塞巴斯蒂安的童声最高音并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情况十分有利。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同班同学,也是童声最高音的乔治·艾尔特曼是合唱班指挥的老乡,他们都来自莱纳市。课

程结束后,盖尔达指挥推荐艾尔特曼,一并也推荐塞巴斯蒂安去吕讷堡。在吕讷堡的圣米夏尔新教教堂早就有一所中学,以在高年级开设广泛的学科教育,包括严肃的音乐教育而著称。

塞巴斯蒂安很高兴能减轻哥哥的负担。1700年3月,他和艾尔特曼一起出发去这个新地方,他们在那所中学里考取了公费生。

巴赫和艾尔特曼参加了合唱团,唱女高音声部,除享受全免膳宿费外,还因参加合唱团而得到一份不错的酬金。中音歌手和男高音歌手拿钱更多些。圣米夏尔学校还以其音乐藏书之丰富闻名于德国。在学校中一些晦暗的房间里,书架上放满了德国和意大利音乐家的印刷本与手抄本作品集。拱顶图书馆的橡木桌旁总坐着些外地来的合唱指挥、管风琴师或乐队指挥,在那里抄写乐谱。

塞巴斯蒂安常来这里。他具有用“体内听觉”听音乐的惊人才能。对他而言,“总谱”和“分部谱”都是正在奏响着的音乐。

在吕讷堡居住着一位管风琴师兼作曲家乔治·标姆先生。这位40岁的音乐家风华正茂。尽管没有材料能证明标姆曾为塞巴斯蒂安授过课,但他在巴赫这位年轻歌手、小提琴手和古钢琴手的音乐世界观形成方面有显著的影响,却是人所共知的。在巴赫的管风琴作品中,这种影响是得到了证实的。标姆并未在圣米夏尔教堂中担任管风琴师,但塞巴斯蒂安和同学们无疑听过这位天才音乐家的演奏。标姆年轻时在维也纳受过教育,对意大利杰出作曲家的作品十分了解。他于1698年来吕讷堡前曾在汉堡住过5年。汉堡是一座大城市,没有加入任何公国,被认为是自由市,以音乐家的幸福避难所而著称。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著名老管风琴师莱因坎为首的北德音乐学派,但也受到了来自法国的影响。在吕讷堡的标姆与汉堡艺术流派关系密切。他忠于德国音乐的传统,写作键盘器乐曲,以出色的创作和演奏带前奏曲的管风琴赋格和众赞曲序曲而名噪一时。看来,在标姆的影响下,塞巴斯蒂安在吕讷堡时已尝试写他初期的一些管风琴乐曲了。

标姆可以对他的年轻崇拜者讲述许多有关汉堡的趣事。塞巴斯蒂安曾不止一次去过这座城市。按照现代的距离计算方法,从吕讷堡到汉堡